



【人生随想】

平安报与故人知

□肖复兴

家对门一楼的小院里，种着两株杏树，今年春天开花比往年早一个多月，根本不管疫情肆虐全球，烂漫漫漫，满枝满桠，开得没心没肺。这家主人每年春节前都会挈妇将雏回老家过年，破五后回来。今年破五了，元宵节过了，春分都过了，清明也过了，端午也过了，他们一直都没回家。闭门宅家，一天天看着对门的杏花从盛开到凋零，到绿叶满枝，心里期待着这家人一切安好。其实，也是对所有人的期待。我的孩子在遥远的国外，很多朋友在外地，怎么能不期待呢？

无事可做，翻书乱读，消磨时日，忽然发现我国古诗词中写到平安的诗句非常多。这或许是因为心有所想才会句有所读吧。不过，确实俯拾皆是，可见平安是从古至今人们心心相通的期待与祈愿。如果做大数据的统计，猜想“平安”会是诗词中出现非常多的词，可以和“山河”“明月”“风雨”“鱼雁”“香草”“美人”这些表达中国独有意象的词汇相匹敌。

“种竹今逾万个，风枝静，日报平安。”这是宋代一位叫葛立方的词人写的一阙并不知名的小令，但“竹报平安”是我国尽人皆知的象征。这句词写的是平常日子里的景象，其中一个“静”字，道出平和居家日子的闲适。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读，我会随手就翻过去，不会仔细看，觉得写得太水，大白话，没什么味道。如今读来，却让我向往，更让我感叹。宅在家中的日子里，屋里屋外同样也是一个“静”字了得，心里却风雨交加，会让“静”字倾翻，对平安的期盼涌上心头。

“身投河朔饮君酒，家在茂陵平安否。”这是唐代王维的望乡之诗，远在他乡，喝着别人的酒，惦记着家人的平安，酒中该是何等滋味？

“自别萧郎锦帐寒，凤楼日日望平安。”这是宋代陈允平的怀远之诗，写闺中情思。“从今日望平安书，我欲灯前手亲拆。”这是放翁的诗，一样的怀人念远，对朋友的牵挂，对平安书信的渴望。他们都强调了对平安日日的渴望与期盼。如果仅仅是和平时期日日时光的阻隔，便只是日常的情谊缠绵，甚至是儿女情长；如果是灾难的阻隔，那么平安的分量便会沉重无比。“尺书里，但平安二字，多少深长。”同样是平安书信，同样是宋代的词人，刘克庄的这句词，多少道出了这样的分量。

我所能读到的关于平安的古典诗词中，最让我感动并难忘的，是岑参的“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”。这是小时候就读过的诗句，那种在战争或离乱之中偶遇故人，无纸无笔，急迫匆忙之中让人传个话给家人报个平安的情景，什么时候想起，都让人心动。比起同属于唐代诗人的张籍的诗句“巡边使客行应早，欲问平安无使来”，要好；比起元代顾德润的“归去难，修一缄回两字报平安”，要好不知多少。

张、顾、岑三位，同样是归去难，一个只是守株待兔般空等使者

的到来，好传递平安家书；一个是已经写好哪怕只有两个字的平安书信；一个是偶然与归家的故人相逢，请求转达平安的口信。一个是让平安如同栖息枝头的鸟；一个则是让鸟迫不及待地放飞家中；一个是根本没有鸟，只是心意凭空传递，如同风看不见，却让风吹拂在你的脸庞和心间。平安，让相隔的关山万重显得多么沉重。岑参的好，是因为哪怕只得到平安的口信，也可以抚慰我们的内心，它会比接到真正的平安书信更让我们感动并充满想象。平安，在虚实之间，在距离之间，变得那样绵长，是我们心底的一种期盼和祈愿。

同在望乡或怀远之中渴望平安消息一样，有关得到平安消息和终于平安归家的诗词，也有很多。“平安消息好，看到岭头梅”，这是文天祥的诗句；“旧赏园林，喜无风雨，春鸟报平安”，这是周邦彦的词；“难忘使君后日，便一花一草报平安”，这是辛弃疾的词。无论是得到平安消息，还是平安归来，他们都是将平安与“梅”“春鸟”“一花一草”那些美好的意象联系在一起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，平安是最美好的一种意象、一种无价的向往。因为平安是和无价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任何财富与权势都无法与之相比。“不惜千金买宝刀，貂裘换酒也堪豪”，也抵不上“一花一草报平安”。

关于平安的近代诗词中，我最喜爱的是鲁迅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两首绝句。

“我亦无诗送归棹，但从心底祝平安。”这是鲁迅先生1932年送给归国的日本友人的诗句。这一年，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上海，战争烽火中，人身的安危同那随海浪颠簸动荡的归棹一样令人担忧，这使得心中的祈愿是那样的一言难尽、意味深长。

“多少柔条摇落后，平安报与故人知。”这是陈寅恪1957年写给妻子的诗句。这一年，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，校园里，印度象鼻竹结实大如梨，妻子为竹作画，此为陈题画诗中的一联。其中“柔条”和粗壮的象鼻竹毫不相称的对比，会让我们看到劫后余生的平安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，而让人们格外喟叹与珍重。陈寅恪为妻子写了两首题画诗，另一首尾联写道：“留得春风应有意，莫教绿鬓负年华。”说的正是这珍重之意。可以说，珍重，是平安之后的延长线。平安，便有了失而复得之意，也有了得而再失的警醒。

人生沉浮，世事跌宕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与生活境遇下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动荡与变化中，哪怕我们早已经从农耕时代飞跃进电子时代，从古到今，平安都是为世界所共情共生的一种期盼与祈愿，万古不变。

我一直隐隐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——前些天的一个晚上，家对门一楼的房间里亮起了灯，橘黄色的灯光明亮地洒满他们家的阳台。主人终于平安地回家了。尽管错过了今年小院里杏花如雪盛开、果实坠枝，那两株杏树绿荫如盖，也算替他们守在家中，“一花一草报平安”了。

□冯磊

2008年，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《网络文学的前途与使命》。那篇短文最初贴在天涯社区的博客上，再后来发在《文学报》上。为此，有人曾到我的博客上去理论。我没有回应。再后来，我的天涯博客也主动关了。所谓文学与写作，与我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

去年，参加一次会议，其间与一名网络作家同住一个房间。之后我了解到，网络上的那些小说(或者说故事)，比如说《山村×医》《山村××傻子》一类的网文已经成为文坛新宠。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个时代，终于不再遮遮掩掩，让所谓“下里巴人”(真正的下里巴人似乎也不是这个样子)登上舞台的中心了。

那些故事的主角，无一例外是被现实压抑的男性：乡村里的傻子碰到艳遇，凭借一滴神奇的药水种菜，摇身一变成为暴发户；人人鄙视的入赘女婿转身就是亿万富翁且主宰世界。这些在现实中奋力挣扎的男性公民，在网络故事中找到了报复的快感。这些故事的作者，很多人功成名就。在潮水一样的读者的簇拥下，网络小说的写作就像钞票印刷机印钱一样被时代开启。

没有比现实更狗血的东西。20年前的小说家，绝对不会想到随便哪个人搞点故事套路就可以名利双收。但是，这个时代做到了。十几年前，当新浪网的侯小强出任盛大文学总裁，开始收购系列文学网站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想到文学会走到这个样子。

20年前，影响最大的文学网站当数榕树下。当年，榕树下的操作模式很简单，就是一个把文学作品搬上网络的过程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榕树下和当年的橄榄树、灵石岛、诗生活并没有多少区别。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05年前后，BBS写作接近尾声的时候(博客元年正式开始)。仿佛一夜之间，起点中文网就崛起了。这背后蕴藏着的巨大商机，隐藏着复杂的人性元素，非极端聪明的人不会开发利用。

再后来，我们办公室的年轻人晚上通宵阅读这种“傻文”(我们曾经人人都看不起的比傻文字)，第二天早上红着眼睛来上班。再后来，网上到处都是这种“傻故事”。傻女婿摇身一变，美女总裁以身相许；乡村小神医神通广大，权力美色金钱赢家通吃；一张小小的民间药方，让外国的雇佣兵首领磕头称臣……之后，各种报复手段、残忍细节纷至沓来，让人大呼“过瘾”。

然后，有人发财了，有人在文化领域找到了座次和存在感，还有人当文化明星了，还有人因为更新网文把自己累死在网吧。更多的人被手机屏的蓝光刺伤了眼睛，整日里恹恹欲睡。

如果这些文字可以称得上文学的话，我觉得这是文学的悲哀。如果说这些东西谈不上什么文学性，仅仅是赤裸裸的文字书写的话，我觉得那也是文字的悲哀。上苍造就万物，自有其深意在。当初仓颉造字，“天雨粟，鬼夜哭”。为了沟通，人类饱受磨难。为了薪火相传的那点事业，无数先驱点灯熬油、夤夜苦读，还有人为了传播真理被架上火堆。结果，人类开化了，文明程度提升了，无数的人掌握了知识的获取技巧，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使用智能手机，然后……大家开始读那种让人变傻、变痴的电子书。娱乐，淹没了一切。

乡村的小神医没有傻，但是作为读者的你智商下降了。文学走上比傻的道路，与我们网民的状态有关。装疯卖傻，或者互相攀比，秀出智商下限，是最鲜明的特色。

当初在网络泡吧的，多是些文化人。这批人一般受过正规的教育，即使不敢说是正规的高等教育，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还是有的。再后来，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上网，网络上的声音日益杂乱。文化精英在网上被迅速边缘化，商业过度侵蚀了文学的肌体，网络语言暴力层出不穷。后来的后来，网络比现实更现实，现实俨然比网络更虚拟。

作为一个写字匠，我曾一遍遍问自己：20年来，为什么对网络文学一天比一天失望？在我的视野范围内，有的朋友成了亿万富翁，走的是影视路线。还有的人苦苦坚持，四处叫卖纯文学作品，好像也有收获，但多数沦为叫好不叫座的凋零客。

文学，在一个人都必须盯着资本脸色看的时代，实在太不显眼了，终于碌碌无为而不自知。很多码字的人很快就赚到钱了。只是，这种写作的方式，距离很多人的初衷似乎很远。

你所理解的网络文学，应该是个什么样子？在《网络文学的前途与使命》一文里，我曾写道：“网络文学的使命，就是要在相对自由的空间里，凭借点击量和网络传播重新塑造一种新的文学……它应该能够让人回想到二十世纪最初的年月，中国文学在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进行选择的那段历程。”事实证明，这种愿望落空了。这种始于2000年甚至更早年代的浪漫畅想，最终被证明为一种书生式的臆想。